

关于《尴尬》

王丽萍

6月21日,京剧表演艺术家关栋天和现代舞蹈家金星联手合作的话剧《尴尬》在上海隆重上演,演出当晚,出现警车出动、一票难求的奇景,首演大获成功后,全国的巡演也由此拉开帷幕。

还是彩排的时候,我到后台看他们,金星说,我一直会紧张,每次演出,每次上台,我都一直紧张;关栋天虽说不紧张不紧张,但还是把自己安静地关在了化妆间。

舞台,当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,全场屏住了呼吸……两个艺术家在短短两个小时里,时而让观众落泪,时而令大家捧腹,时而又让人伤感,戏梦人生,难得的是艺术家都是性情中人。

还是今年初的时候,关栋天和金星,还有曾经的沪剧王子孙徐春和我,说要一起做点事儿,做舞台剧无疑是关栋天和金星最最擅长和拿手的,这些年来,他俩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,对舞台的亲近,熟悉,热爱,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于是,我们就合计着一起做个话剧。导演尹铸胜,当年演话剧《商鞅》而出名,如今已是影视界的实力派明星;而编剧喻荣军,则是话剧界人人皆知的才子,这样我们6人的组合,使人兴奋而鼓舞,更使人有种急不可待要去观看的冲动!于是,在初春开始排练《尴尬》时,全国各地的演出商早早地定下了邀约,对关栋天和金星的这一“金星撞栋天”的演出,翘首以待。

我常常待在排练场去看他们排练。那是个奇妙的地方,大镜子前,很简易的道具,导演和关栋天,金星天天在一起。今天抠一遍金星的戏,台词一遍一遍过,明天又抠一遍关栋天的戏:……有一次,金星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人物的感觉,干脆就搬来了白葡萄酒,喝下一杯一口气演下来;而每次关栋天排演下来,大汗淋漓,情不自禁。

排演背后的乐趣,点点滴滴,却是可爱的,丰盈的。金星每天风风火火的,录好节目后,把孩子安排得当后,全心全意待在排练厅。说起孩子来,她眉飞色舞,她一总觉得女人应该要孩子,爱孩子,要爱家庭,说起对舞台的依恋,她说,录脱口秀的节目,那只是我的副业,回到舞台,才是我的世界。而且有舞台,我的心才越发踏实。

关栋天是那种天生为舞台而生的人,这次他要表现当下中年男人的困惑,要从一开始的自以为是为演到后来的无可奈何,这里,喻荣军的剧本给了极大的扎实和说服力,而关栋天在一招一式里,特别是在一字一句里,让人一下子忘记了他是个京剧演员,他真实地将人生,思想,情感,融进了剧里,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无数中年男人共有的难以言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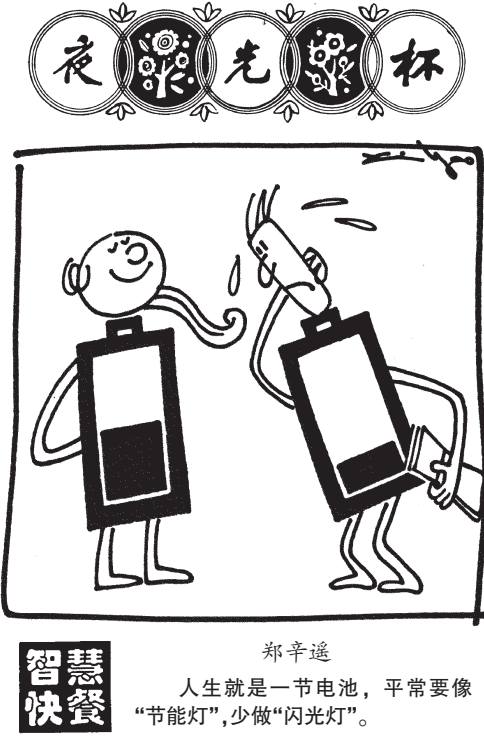
在经过193天的筹备,排演,《尴尬》跟全国观众见面了……某一天,演出结束了,我跟在关栋天和金星的身后,只见关老师走出大门,不忘对传达室的师傅说句谢谢,金星飞快地回家去给孩子的作业本上签家长的名字……艺术家的舞台下的人生,依旧是朴素而平凡,这,才是大家风范。

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一种闲食(其实是咸食):盐渍香椿头。尽管它咸得要命,浑身沾满了盐花,本来是用来做菜的,然而我们小学生还是挺愿意在学校门前的摊上买来吃——因为咸,所以耐吃,而且吃后回味无穷,有一种特殊的香味。

香椿又名椿树、椿芽树、春菜树、香铃子,原产我国,主要分布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,我国南北各地都有生长。树高可达25米,树干直径最大可至70厘米左右。香椿头是香椿的嫩枝芽,每年春天,尤其在谷雨前后,农村和山区的香椿树上长满了又嫩又红的香椿头,为人们提供一种风味独特的蔬菜。国外称香椿为“中国的树上蔬菜”。

有一年乾隆皇帝下江南,路经安徽省寿春镇(今属寿县),为避雨而进入一家小酒店,店主拿出仅有的两块豆腐,又从门前的一棵香椿树上采下嫩枝嫩叶切成小段与豆腐相拌,放入各种调味品,招待这位来自北方的先生及其随从。这滑溜爽口的香椿拌豆腐吃得乾隆食欲大增,他让店主再来两盘。店主只好实话相告:“这位客官,实不相瞒,荒年灾月,小店已无他物招待。”

回到宫中,乾隆命御膳房加法炮制香椿拌豆腐,不料乾隆吃后很不满意。待第二次下江南时,乾隆再次来到这家酒店,详细询问了配料及制作细节,并赐店主100两白银,再次饱尝了香椿拌豆腐。尽管如此,御膳房做的香椿拌豆腐还是让乾



在我眼里无所不能的爸爸,小时候常常让我骑在脖子上逛南京路的爸爸,稍不留意,居然已经六十岁了。

上海男人通常都是出得厅堂,入得厨房的,我家老爸自然也不例外。先说“出得厅堂”。

据说属蛇的人都是极其爱美的。年轻时,老爸酷爱白衬衫配浅色裤子,衬衫的领子袖口和裤子的中缝,总是用熨斗烫得服服帖帖的。碰到要出去跑人客,他总是前一天就搭配好所穿衣物,出门前,在我和老妈不耐烦的催促下仍执着的把我们仨的皮鞋擦得锃光瓦亮。

爱美之人自然也是极爱拍照的,可惜,老爸的造

型大多为右手撑腰,左手扶物的“茶壶”状,长久以来一直被我和表姐们奉为经典。如今,老爸爱美之心依然,集中体现在染发这件事上,我和老妈苦劝无果。每次帮他染发,看到

我家老爸

昔日英俊小伙如今满头白发,心中不免无比感慨。至于“入得厨房”,老爸在我们小区也是小有名气的,大家都知道40号里的张师傅做家务是一把好手。当年老爸追老妈时,据说天天4点起来帮我外婆买菜。此外,修电器,踩缝纫机也不在话下,拿手料理是本帮菜和淮扬菜,偶

菜)象征母亲。于是称父亲为“椿庭”,称母亲为“萱堂”,“椿萱”即“父母”,成语“椿萱并茂”乃父母均健在之意。

香椿既是上等蔬菜(香椿炒鸡蛋、香椿核桃、香椿鱼等的主要食材),又是养颜、治病的植物,用鲜香椿芽捣制的液汁有滋润肌肤、增加机体免疫力和抗菌的功能。香椿散是中医方剂,主治恶心、吐酸水、不思饮食。香椿子也是中药。

香椿树木材纹理细,是造船和建筑材料;木屑和根可提芳香油,是西方人生产雪茄时的增香剂;种子可榨油,含油量达35%;根皮和果实也能入药。

香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,香椿芽采摘后很快就能再长,民间曰:“家有香椿树,春不愁菜蔬。”

初夏的傍晚,凉风习习,小区内随处可听到孩子们的欢笑,童心未泯的我也饶有兴趣地观看孩子们的游戏。

“洋洋妈妈,我们在做蛋糕。”豆豆骄傲地告诉我。豆豆在上大班,是小区里顶活跃的孩子,这会儿她正在与小伙伴们专心致志地做“蛋糕”呢。

树根边裸露的泥土是蛋糕的主要原料,“面点师们”用树枝、石头等工具,将原料挖掘出来,堆积在一块平整的水泥地上,和上水,就动手揉搓起来。很快,圆圆的蛋糕雏形显现了,“这是巧克力蛋糕”,孩子们宣布。褐色的泥土“蛋糕”倒真的与巧克力蛋糕颇为相似。

“我去加点草莓”,幼儿园小班的何泽宇主动请缨,他看中了一旁正在盛开的杜鹃花,去采了几朵下来。褐色的“蛋糕”配上红色的花瓣,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,他们的“草莓蛋糕”大功告成了。

“豆豆,你汉语拼音作业还没做,还不回去!”一声呵斥让孩子们都吃惊地抬起了头。原来是豆豆妈妈来了,豆豆极不

尔还会研发寿司和意大利面。我们念书时,都不流行到饭馆吃饭,偶尔外校考试,老爸都会骑着脚踏车为我送上热腾腾的午饭,那感觉特别温暖。

但凡老爸那一辈,不是“三年困难时期”就是“上山下乡”,几乎都坎坷地过了大半辈子。印象里,老爸最意气风发的日子,应该是当兵复员后顶替爷爷到服装厂做工会主席的十多年。未曾想,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产业转型,纺织服装类的工厂企业关门关门倒闭的倒闭,爸爸也成为下岗大军4050中的一员。那时候,我正在读高中,外婆重病在家,妈妈单位的效益也不好。作为家里的顶梁柱,他早出晚归,打过许多不同的零工。在我看来,命运对他们好不公平,老爸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,无论在哪个岗位都是那么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。现在他工作单位的年轻人都喜欢他,工作之余,他们和他聊天,教他打电脑游戏,毫无代沟。对于这点,我还挺得意的,这么新潮的大叔也离不开我多年来的悉心培养啊!

和许多骄傲的父亲一样,老爸对我也是恩威并施的。小时候考试成绩不好时,他总喜欢拿家里做衣服的木尺打我手心,这些“帮凶”都被我陆续藏了起来,以至于以后的很多年里,我们家里一把尺都找不到。现在,倔强的闺女还是经常让他头痛不已,

每到此时,我就用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来劝导他,也许我就是他这辈子老天派给他的最重要的任务。我最亲爱的爸爸,对女儿来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小时候最喜欢坐在您的自行车前杠上,当时想,等您有一天老了骑不动了,我也骑车载着爸爸四处兜风。很抱歉,现在仍是载不动您,但女儿会用自己的方式报答你和妈妈的养育之恩。

是革命歌曲、抒情歌曲、电影插曲,还是各地民歌和校园歌曲,我都十分喜欢,越吹越有劲。

后来,我又发现很多琴友,身上都背着一个“小蜜蜂”扩音机,口琴声经过“小蜜蜂”扩音,那更是锦上添花啊!于是,我经人指点,在一家商务中心家电商城也购买了一只IVS-6689型扩音器。自从“鸟枪换炮”,我的吹奏简直就焕然一新。你听,那悠扬的琴声远远飘来,穿过树林,透过晨雾,渐行渐远……那次有一个人在远处听到我的琴声,还以为我在拉手风琴,大概觉得“拉”得好吧,还特地绕过草坪走过来,赞扬了我一番呢。当然,当他发现我只是在吹口琴,他就更惊讶了。

情愿地离开了。我家的洋洋和其他的孩子似乎也有点扫兴。

幼儿园的孩子每天回家做作业,在小区已不是新闻,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了早教的行列,他们在家长的带领下,学起了英语、舞蹈、数学、拼音……为孩子报各类兴趣班在小区里蔚然成风,大班的孩子一般至少上1-2个兴趣班,小班的孩子也有不少开始读英语、学舞蹈。

难道,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吗?竞争压力提前,童年不能再是一张白纸,大人们迫不及待地往孩子们的小脑瓜里填知识,却不知道这样的“填鸭”是事半功倍呢,还是揠苗助长?于是乎,幼儿园的孩子就这样站在了“起跑线”上,家长毫不留情地吹响了比赛的哨音。

这个初夏的傍晚,我也有些扫兴,并且觉得非常遗憾——孩子们用泥巴做蛋糕岂不比学拼音有趣?童年就这么短暂,为什么要那么急功近利?为什么不能让孩子“抓紧”享受这短暂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呢?须知,按当下的“形势”,孩子们一旦进入小学,就基本宣告童年结束了!

盟洗室的「音姬」

花晖

入住大阪的酒店,在盥洗室,鄙人发座便器上设一粉色按钮,标明“音姬”二字。

这是何物?轻触一下,即刻扬起溪流潺潺之音。心存狐疑,却羞于向人打探,上网搜查一番,方知“音姬”乃一遮羞之器。

世人解手,难免浑浊腌臢之声。东瀛女子向来视礼仪为首务,古时即有以旁声遮盖如厕声之法。史料有云:江戸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之妻,于解手期间会令贴身随从将泥球投入水壶,咚咚作响,混淆旁人视听。

时至今日,日本女性沿袭此般如厕习俗,方便时频频冲水以掩一己之声。仿古法成效虽佳,但长此以往,耗水之巨令日本人担忧。

TOTO卫浴因而特以立项,遴选比对器乐声、鸟叫声及流水声后,于1988年研发出拟音装置,冠以“音姬”之名,在本土大力推广,经年遂成多地公共厕所标配,颇多酒店亦有加装,终使本无缘与此物相识之鄙人,今时得以一试。

于日本游览,除却因其超乎想象之整洁而连连惊叹,常会为此细微的创举而心生感慨。日本友人语带骄傲道:“美国人最爱发展航天飞机之类的太空科技;我们的生活科技却是举世无双。”

鄙人赞同之至,所见所感之种种日式奇思妙想,莫不透射出对人性最贴心之关怀、对自然最崇高之敬畏。

临近返程,于东京商场内觅得便携式“音姬”,竟与“Kitty猫”地铁专用型电击防狼器同柜发售,一并购得数套。

回沪后,馈送周遭女性朋友人,并赠言“持此二物,内可修心效淑女、外可防身驱恶徒”,伊等欣喜之情自是溢于言表。

今年五一节,小区里的玩伴们自发组织了一次“红五月歌咏比赛”,让我口琴演奏。地点就在大宁灵石公园的罗马广场。虽然没有舞台、没有布景,但我们这些“草根艺术家”演得很认真。我吹奏了《歌唱祖国》《东方红》《走进新时代》等歌曲。因我吹出了人们对历史的共同记忆,博得了阵阵喝彩。演毕,忽然有人高喊“再来一个”,我欣然应命,又接连吹奏了《打靶归来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等强劲雄壮的歌曲,最后以一曲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结束。

金曲老歌伴人生,悠悠琴声乐晚年。一把小小的口琴,让我的生活充满春天的阳光!

